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DEC 4 1930

5

7  
Ch-L 9155/2964  
3 3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湖上朱國禎輯

兵制

十人為一什 什為一卒 卒為一旅 旅為一師 師為一軍 軍為一國

神農以石為兵黃帝以木為兵蚩尤以銅鐵為兵

揮於作弓夷牟作矢湯築五庫藏五兵秦孝公以

戰獲首功多寡授爵秦二世發閭左民戍邊漢高

帝令戍卒歲更武帝置八校尉五屬國宣帝募仁

飛射士初置屯衛屯田後魏作府兵後周置十二

衛兵隋置軍器監始募民為驍果唐玄宗置兵宿

衛募丁壯實邊昭宣帝文民而爲軍五代晉籍鄉  
兵國初立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分中左右前  
後五都督府而衛所則立于元年有京衛外衛之  
分親軍十二衛不在京衛之列中都河南山東大  
寧有入衛班軍文皇就中摘出北征分爲五軍  
歸則團操號曰京營大率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  
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二十人爲一百  
戶所其官增設無定員召募始于正統己巳踵丁  
嘉靖庚戌征倭處州兵河南毛葫蘆山東搶手皆  
募之也兩廣用上兵共武初已然後四川雲貴亦  
如之在制馭何如大征居其十八

京營

徐文貞謂京營兵世世有月糧暇時又營生事不  
調從征平時郊祭上陵拱衛車駕軍容甚  
盛當開操時如法訓練萬一如庚戌有警登埤自  
不乏人正不必責之臨陣此如大家世族多義孫  
一旦呼之可壯顏色若邊陲如戚將軍練薊兵勝  
略固自有在此言切中京營膏縈若欲練以從戎

得敵是以小兒夜半格大盜其安能抗人家禦盜  
不別尋壯丁而責參僕與二三童子日討而訓之  
何益

### 清軍

余年十四五爲隆慶庚午辛未間見清軍御史至  
搜剔操切民間騷然每區甲有克軍一名里長解  
去給一帖爲據赴縣掛號御史至據號徵帖先考  
心齋府君藏其二先祖月溪府君忘之久矣諸甲  
長鄉忘失無存者此御史至莫不皇懼先府君以

帖上乃得免先祖喜若更生其餘死捶楚者無算  
後見楊襄毅公集以邊患需防一御史主此說行  
之二年無所得遂罷後讀楊文貞公傳條陳清軍  
一件謂南北不相習以極北往極南極南往極北  
是驅之死因引祖制除逃軍仍舊其餘軍丁各就  
近衛服役因會議今後清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  
北直隸軍丁皆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遼東  
諸處雲貴兩廣四川湖廣江福浙江南直隸皆發  
附近省分及邊海衛待補足其缺填腹裏之缺允

之天下稱便余謂今之犯罪遣戍者亦只發之本  
府縣相近衛所使武弁拘管屯田則惡人束手受  
制流官軍職皆得治之又免僉解纏累之苦嘗見  
僉解有民壯有里長號曰長解又買軍妻費可百  
金而猾者勾吏書經年不行在在索詐弊不可言  
且原有妻者索直另買到彼處掛號食糧逃歸則  
糧係彼處冒支公私皆受損可惜可惜

### 家丁

唐劉約自天平徙宣武暴死家僮五百無所仰衣

食思亂盧鈞撫之乃定此家僮卽家丁也隋張頊  
陀有羅士信王君兔有李左車善戰乃家丁所自  
始

### 民壯

民壯之設介在軍民間最爲得用 國朝盛于王

陽明在宋謂之白芬子

弘治間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召募民壯  
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  
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

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  
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  
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  
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二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  
糧

### 土兵

其法起於宋所謂陝西義勇刺爲兵者是也然唐  
藩鎮與漢郡國所用獨非此類乎國初胡深在  
緡雲富元末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皆

民中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請于上令有田  
者米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  
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  
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使所  
在兵強而財阜此制最善然胡元法度寬縱又當  
擾攘時故可行且不獨深有此言章溢父子兄弟  
固已親行之矣成化二年用陝西撫臣盧祥之言  
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僉民壯亦  
入其中量加優恤凡得二萬人時毛里孩方彊盛

窺邊憚之不敢深入。世宗庚戌以後建議欲練  
薊卒而不及。土兵終無成功。王思質以此受禍。唐  
荆川以此受謫。今邊方有事處處搖動。未知此制  
可行否。

調兵

調之說凡二。一調邊兵。一調土司兵。邊兵起於正  
德六年。流賊猖獗。允兵部尚書何鑑之奏。調宣府  
延綏奇遊兵五千五百至涿州。聽總督官調遣。尋  
益以遼東大同二枝。數數追賊。敗之事漸平。提督

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宜。人馬俱病。請量留三  
之一部覆從之。延綏軍取道徑還遼東。宣大軍過  
京。犒勞後至京。上方好武事。遂留不遣。并保定  
兵亦召入。尋命京軍邊軍互調出入。大臣爭之不  
聽。然京軍終不出。而四鎮士馬團操。大內號外四  
家。其軍馮依威寵。人皆畏而避之。至上晏駕。乃  
始散歸。世宗時虜倣各邊互調。而調守薊州者  
尤多。神宗二十年前。邊上安堵。免調。比征寧夏  
征播。征倭。悉借邊兵。東西萬里。騷然煩動矣。

土司惟川湖雲貴兩廣有之然止用於本省若隣省未嘗上中原一步也亦流賊時徵入用之有功

嘉靖間南倭北虜無不資之且倚爲重如湖廣土

兵永順爲上

彭翼南

保靖次之

彭蓋臣

其兵甚強近嘗

調三千人後調六千此在官之數也實私加一倍

共一萬二千人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

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二重又其次五人

橫列爲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其次

七八橫列爲五重其餘皆置後歡呼助陣如在前

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

六人二十四旗共二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

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揀選宜慰籲天祭以白牛

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

者收此銀啖此牛勇者報名彙而收之更盟誓而

食之卽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節制甚嚴止許

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有功

但沿途若剽剝因調來者非止一枝有過得相推



委故也其他若安若岑若奢大約相同餘瑣瑣不足道

土司兵近年官數亦調至萬矣其實疆者亦不甚多乃官則增之以張聲勢而彼亦願增以徼糧餉賞賜本司不足則借之他司又或收集地棍爲助而中國亡命與不得志流落者投之如鶩漸多漸點漸橫漸不可制而我軍實又益虛此西南之大患也且如號物之數曰萬女直兵滿萬不可敵蓋言精也匪獨女直卽南方號稱脆弱兵滿萬而精

其可敵乎更下一轉語女直精兵滿萬而將非阿骨打等其可勝乎譚者襲口吻而不究實際往往如此

背水陣

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人人能言之又必引韓信背水陣以實之是矣却其中有緊要六子讀者全然不講可笑六字者何曰殊死戰不可敗是也此最用兵得力處所謂人之命根屋之棟柱而太史公文章妙處亦在於此若舍此不去著實講究

而徒曰我欲云云卽十萬二十萬置之死地圍而屠之如羊豕豕然豈不可憐其又何益再有進焉水上軍不可敗亦全賴間道赤幟二千入得此一著方纔收功不然水上軍抵定亦濟得甚事此絕世神謀閱計出九天潛九淵者所爲而人乃引以資口角可乎

多多益善

此四字惟韓淮陰自道是實話其曰陛下不過將十萬猶是君臣間體面話頭奉承幾分而下亟足

之曰天授非人力大意可見蓋帝王與臣下不同自當別論此後在唐惟李靖至我明惟中山王可以當此靖知幾能事唐太宗中山間道能事我

太祖然爲靖易爲中山難其氣象自然有別而靖之氣象又勝於淮陰所以然者淮陰自是天人然當秦末焚書之後流落奔走衣食決無學問工夫觀其自請假王可見靖讀書曉禮義識得真主確有欄柄而中山王則上古聖賢豪傑不可得而擬議

讚歎也

夷狄則粘罕伯顏亦可譯此

詞林譚兵

兵家自有一種天才不分文武至詞林譚兵者前則吳中徐元玉有貞精悍力工天文每言將星在吳深自負不知韓襄毅雍已出世矣謂紫微垣星皆動力主遷都以此蒙詬要之土木之陷業已應之此際所謂毫釐千里固未易辨也然元玉自奇才若委以軍旅之任必能破虜立功惜相左僅一見于治河且有金齒之阨則命限之也嘉靖中王允寧維楨譚之班班時無能用者讀文集想其

氣象要自不凡他如王恂以修撰改大理丞臨川貴州楊鼎以編修兼御史同元玉募兵其方略必自可觀嘉靖庚戌趙文肅貞吉以諭德兼御史賞五萬金勞行營督戰既還杖謫詞林皆奪氣爭附麗工青詞求入直無敢言兵者惟近日或練兵或本兵崛起詹翰中爲衆所仗大足吐氣矣

塘報

今軍情緊急走報者國初有刻期百戶所後改日塘報塘報之取義未解所謂其說亦不著聞馬

滕藝花記云凡花之蚤放者曰堂花堂一曰塘其  
取之此與

三軍

三軍者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  
爲一軍壯男待戰壯女負壘發梁輟屋給從使客  
無得以助攻備老弱牧牛馬供饗此商鞅之論乃  
若春秋之三軍殆不如此蓋皆堪戰而以大臣互  
出入分將者

士戲

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  
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  
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  
習而不咎以爲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真  
千古不白之冤更令左丘明扼腕無以謝得臣杜  
征南獨不下一字已得其解矣

敗將弛法

自古敗軍之將必服上刑遼金稍弛其法卽國隨  
之矣我朝丘國公敗死革爵徙其家于嶺外自

後遣將多以文臣督之卽邊鎮以贊理爲名而事  
皆歸其掌握故大將亦不敢力戰深入卽敗亦有  
分責不獨得坐一人矣

射禮三不入

射禮敗軍之將亾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  
敗亾之耻莫甚焉不入固宜爲人後者亦知之何  
故馮文所云賤夫妄爲者也然則宜爲後者當入  
矣蓋射本觀德德以孝爲先旣爲人後則本生父  
毋不得執三年喪人子之心何安而敢上觀德之

場乎先王蓋以教孝也由是觀之爲人後者當列  
不幸之科矣馮又曰非大宗非賢非德而後之皆  
曰妄棄其親而親人爲利幾于夷虜禽獸吁何至  
若是甚乎其不妄者豈無十之四五乎或者馮公  
有感之言不可爲據

兵器

旗有五等曰高招

曰角旗

曰門旗

曰督戰麾旗

曰隊旗

纛有二等曰牙纛

曰望纛

盜有二等曰明盜 曰襯盜

牌有四等曰挨牌 曰圓牌 曰藤牌 曰皮牌

斧有四等曰鉞斧 曰鑿斧 曰鐵鞭 曰鐵簡

刀有五等曰腰刀 曰斬馬刀 曰捍刀

日眉刀 日鉤刀

鎗有十等曰長鎗 曰線鎗 曰叉鎗 曰看鎗

日蛇鎗 日神鎗 日飛鎗 日火鎗

日戟鎗 日拒馬鎗

鎚有五等曰重鎚 曰臥鎚 曰蒜頭鎚 曰骨朶

棍有五等曰雙頭棍 曰悶棍 曰脚棍 曰操鉤

弓有二等曰馬弓 曰步弓

弩有三等曰斗子弩 曰諸葛弩 曰俚弩

石有二等曰飛石 曰礮石

砲雖名十一等近益增多矣

武藝十八事一弓二弩三鎗四刃五劍六矛七盾

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搥十四及十

五又十六爬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四又十  
白打卽手搏之戲唐莊宗用之賭郡張敬兒仗以  
立功俗謂之打拳蘇州人曰打手能拉人骨至死  
死之速遲全在手法可以日月計兼亦用棍棍徒  
之說殆取諸此

左都督馬芳少爲繼母所虐走出遇虜掠去從俺  
答飼馬雖小輒能騰躍控御無敢躡嚙又挽弱木  
爲弓矢每發命中後亡歸隸周太傅尚文幕下充  
騎隊虜至通州以三百人橫貫其陣分爲二虜大

驚引去累立功至極品蓋嘉靖末一名將也黃酋  
嘗請與公約日手搏許之爲壇塞上方廣五百步  
各携虎士百人去弓箭兵器散手單恰立壇側公  
結束登壇威容若神交手壁立意氣閒暇黃酋望  
見震懼不敢上抽匏矢三發而去虜皆退走由此  
奪氣不敢窺塞者數年公猿臂壯偉走及奔馬太  
傅短小精悍坐而竦身兩足跨坐屋梁以爲常乃  
議者謂太傅武藝雖非所長練兵亦有可取蓋阿  
分宜之指欲彈治而北方正賴其力又恐搖動軍

心生他變也至馬公雖始終無異議而末年以鄒吉納降爲非是坐奪職夫武人言戰是本等事乃以此課去留何耶如此人物若使文臣知兵有方略者督之捍奴虜如秋風掃落葉可以一空而動多牽制不盡用可恨

谷器火器

火器起于周官有矢枉矢緊矢利火射枉矢之屬以變星名能飛且有光也春秋焚成丘焚者樵之

也晉中軍曳柴焚之也魯取齊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焚戰車也楚奔燧象齊縱火牛孫子五火之變此其最著水戰之火起于赤壁東葦灌脂用以濟舟魏唐以來火箭射梯巨礮飛石宋曾公亮編武經有虎蹲旋風之砲蒺藜霹靂之毬

國朝火車火傘大二三將軍等銃四眼雙頭九龍三出鐵棒石榴等器最利者爲佛郎機鳥嘴近又增火筒火磚而用無可加矣此外則猛火油最烈今未之聞或云出高麗東數千里日初出處烘石所



融之液侘物遇之卽化爲火唯真琉璃器可貯  
陸戰用火莫著于陸遜梯歸之役水戰用火自赤  
壁外莫著于我太祖鄱陽之役然皆草木葦荻  
之類東而灌脂又趨風勢雖間以毬砲未聞全用  
火藥火器也惟建文東昌之戰燕軍爲火器所乘  
死者萬餘人味一乘字則戰酣而用非全恃以決  
勝也文皇因之有神機銃砲之屬其製始盛五  
軍鐵騎恃之益彊能逐虜數千里外至宣皇喜  
峯口外之戰先以兩翼飛矢虜不能支而後以此

乘之則用之次第可見自後兵不習戰專倚之爲  
護身符敵佯挑戰誘我或驅所擄掠我中國人先  
嘗我火器叠發敵叠爲進退藥盡敵衝而前全軍  
潰散甚有不見敵而發火敵至不及發而先走者  
則火器誤之也

火藥重在提硝潔淨硝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百斤  
提至九十斤次者提至八十斤下者七十斤必鹹  
穢去盡春搗極細試然鐵上著火無滓方妙大銃  
藥乾結成塊經年不碎雖久冒霧雨放之雄烈遠

去百步入火箭火龍火磚諸器之內雖二三年可用則提之至淨故也不者雖藏之極密吐濕盡廢無用矣

陣法戰法

劉錡王德禦金人于拓皋用萬人持斧如墻而進此陣法之最整者葛榮衆號百萬爾朱榮以八千騎討之分騎爲數處處不過數百人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臨戰不聽斬首以捧捧之而已大破擒之此戰法之最神者然必慣戰久用精兵指揮

如意方可語此近年撫臣有以萬人持刀演爲雪花陣又有以萬人持棍演爲一字陣真同兒戲吾友莊復我督糧莊浪每稱西兵慤勇云百數人遇虜殺盡不肯退用兵者有此站立脚跟方可言陣言戰而喫緊尤在選將將如何選那得有宗汝霖一隻具眼拔出岳鵬舉只于練兵見之看其人骨格堅勁意思深沉木訥有志尚者付以二三百人練成一隊卒而試之果能站定不擾亂益以千人又儘其力量加至三千人便是一枝上好戰兵能

加至萬人卽大將所向無前更得文臣知兵者與  
之共事而所謂監察巡視者各寬其文法公其舉  
劾何施不可哉武木幽谷志尚者於以二三百人  
一雙步騎射出岳巔舉只千餘兵具之管其人骨  
古人之射穿楊命中今天下之大豈無其人而省  
直武舉騎四矢以上步射二矢以上卽爲中式聞  
射騎在十步之內卽步射靶子亦不過六十二步  
苟有妙手與平日習慣中之亦非難事而從來騎  
未見有中至六七矢步未有四五矢者至十發十

中想二三百年中無一人矣何古今人之不相及  
至此

僧慧開弓

開勁弓者古多有之左右射者亦有之惟董僧慧  
能反手于背開五斛弓此自來所無僧慧丹陽人  
慷慨好讀書在南齊事晉安王子懋子懋舉兵不  
克死僧慧葬之悲慟而卒真可謂義勇士矣

紙鎧綿甲

紙鎧起于唐宣宗時河中節度使徐商劈紙爲之

勁矢不能入商有功五世孫也官至平章事太子  
太保子彥若官亦如之有功仁恕之報也

綿甲以綿花七斤用布縫如夾襖兩臂過肩五寸  
下長掩膝麤線逐行橫直縫緊入水浸透取起鋪  
地用脚踹實以不胖脹爲度曬乾收用見雨不重  
徽黥不爛烏銃不能大傷紙甲用無性極柔之紙  
加工鎚軟疊厚三寸方寸四釘如遇水雨浸濕銃  
箭難透

中世甲冑密法

元太宗攻金懷孟人李威從軍患世之甲冑不堅

得其婦兄杜坤密法創蹄筋翎根別爲之太宗親  
射不能入寵以金符威每戰先登不避矢石帝勞  
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甲冑惜乎謂諸將曰能  
捍蔽爾爲國家立功名者威之甲也

神示廷杖

廷杖始于唐玄宗時御史蔣挺決杖朝堂張廷珪  
執奏謂御史可殺不可辱人服其知體然本之又  
起于隋文帝本記稱殿庭撻人此其徵也其後北

魏金元皆用之蓋以夷狄效中國而其本俗止有  
斬殺原無此法亦不問其人罪其狀豈然本之  
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綿底衣重墮疊  
靶示辱而已然猶臥床數月而後得愈正德初年  
逆瑾用事惡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又成弘間  
下詔獄惟叛逆妖言強盜奸生打着問喇虎殺人  
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鎮撫司問轉法司擬罪  
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正德以後一槩打問無  
復低昂矣金對孟人李叔資軍

凡廷杖者俱豫知狀或自分疏入必不免得多服  
藥節嗇以待然間有死者惟廖恭敏莊諫 上皇  
事久留中不報矣以母憂領勘合入見 景皇想  
舊事大怒命錦衣衛着實打八十送吏部貶驛丞  
此而不死真天祐也余同年有爲刑官者曰凡卒  
然與杖卽十下亦可死有意待杖至百亦難斃蓋  
心血不上冲故也然刑人者亦可念已

### 族刑

戰國而後有三族五族九族之刑 國朝乃十族

鄒陽則謂荆軻湛七族不知如何算帳

木丸塞口

刑人者以木丸塞口始于武嬰殺郝象賢象賢處  
後之孫鑿銜怨因事誅之臨刑極罵用此法令離  
磔其屍斲夷祖父棺塚人生不幸遇大難度不可  
脫只默默以死何至憤極以自取酷烈且累及先  
人骸骨耶讀方正學傳尤令人酸感

申文鬼殺

此獄囚往往為仇家賂獄吏或承上官風旨謬以

疾申不數日輒報死實殺之也成化弘治間曹子  
文為司獄吏主書寫申狀多矣一日與眾坐獄舍  
忽旋風從外來文色變神亂張目若對語曰某人  
某所命某人某所使非我罪也隨語隨困殆昇歸  
家語不絕卒時謂眾鬼殺之也里中人親見皆能  
言之

伏氣

魏宏字損之寶元中進士岳州司理叅軍嘗鞠獄  
有囚閉口不食莫能詰宏乃引囚問曰吾以口物

沙中小品 卷十一 三十一  
塞若鼻能久不食乎囚懼遂承伏或問故宏曰彼必善伏氣若塞鼻則氣結死矣

### 革鞭夾錢

洪武末年湘陰縣丞劉英以生革爲鞭長三尺中夾銅錢撻人至皮肉皆裂嘗出行以巡檢未卽迎怒而撻其妻幾死上聞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故聖人常加欽恤惟恐濫及無辜英一縣丞耳酷虐乃至於此獨不聞劉寬蒲鞭之事哉且律載刑具明有定制乃棄不用而殘賊如是是廢吾法也

難論常律逮至戮于市

### 刑人而笑

寧國諸生周世祿有僕逃孝豐抵罪當贖金械送本縣縣令欲斃之獄周代償而舍之其子希旦舉進士爲莆司理公訓之無深文無淫刑古者怒而刑人今或笑而刑人怒則仇矣笑則樂仇之已甚又可樂乎余儘見有刑人而笑者不獨有司此言真刺骨可痛

### 鸚鵡墮地

陸綸字理之號南洋歸安人爲雲南太守一日之野有鸚鵡向前哀鳴忽墮地則赫然成人也就而視之已復爲鸚鵡呼老嫗問故家先殺人塵屍鸚鵡鵝籠下掘之如生亟召其子孫昇以殺人者四境頌若神明

本神斷

伍典爲柳州太守州民鍾鈕其叔自他所貽書鈕携囊金市產鈕墮其計至中途叔與夥賊撲殺鈕携其囊金去不可蹤跡妻訟之官且禱于神謂事

必下公始得決已而南寧道果以屬公檄至公得鈕妻所上叔所貽書方思爲之計神忽見夢公因策夢中語謂事當起于僧人因于府治白石山結僧堂一區令方僧至者率舍其中各寫經凡幾已而得一僧所寫經字與鍾妻所上書適類又因詰其祝髮歲月正與殺鈕時合乃令鍾妻遣僕覘之衆僧中果一人如鈕叔指以示卽公頃所詰問僧也杖之吐實遂伏辜

陳琰字公信江都人貢生嘗按雲南每出入則凝



顧院東民家煙樓人莫知其故一日召其家長閉  
諸後堂復遣人詣其家文書匣檢閱有江西販客  
路引乃呼家長出訊曰汝于竈所謀害江西客人  
某因取其貨汝罪當歿卽伏辜蓋屍座竈下出入  
見煙樓中若有人手招以訴者衆驚以爲神後轉  
陝西布政令大僧王法華令其弟谷汝出焚  
余一龍婺源人爲江山令妻戴以刳股療姑卒繼  
李人署合巹夕慮有乘間者潛出則邏卒醉獄戶  
啓重囚將逸悉捕獲之郊行見婦哭夫於墓而不

哀有男子從召問若與彼何親曰婦夫友也廉其  
隣里婦故淫夫暴歿家無基功親收婦繫獄陰語  
獄卒來視婦者告我前男子頻致其私獄卒以告  
執訊之吐實邑稱神明

成宰長垣人舉人知睢州有殺人北城者街卒射  
聲尋逐不得來白密察中有無良數輩忽馳騎迹  
之一人臥褥下有血刀詰之以屠彘對笑曰屠彘  
何避人爲而負刀以臥北城之事汝實爲之出不  
意語塞服辜

顧承顯臨淮人太保尚書佐之孫爲虞城令鄉民  
祝如川者頗居積一夕室有橐尸而喪其元家人  
恟恟懼不測馳往熟視笑曰是不類生人手刃者  
殆讐之爲挾睚眦而思覆其巢奴輩利汝財耳命  
徧索諸野得新阡有遺首焉携至昭合跡其人得  
之立承曰公天神也

增官壽

彰德部中有大盜發覺株連士族數百家葛端肅  
守禮爲司理讞鞫盡釋之後晉爲郎病甚夢帝謂

曰以彰德獄事增壽三紀後年七十四官太子少  
保左都卒爲郎時正年四十其數果符然則公不  
但增紀且增郎秩至八座矣

年少編發

兩廣擒賊率多斬首年少者亦斃于獄嘉靖三十  
二年總督應檟題請韋扶道等皆年二十以下積  
惡未深乞編發湖江浙爲軍兵書聶貞襄公覆允  
活人陰德大矣遠矣

非法用刑

非法用刑

南齊時孔琇之爲吳令有十歲小兒偷刈隣家稻一束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小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遂致於辟又有吉翰爲徐州刺史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事省訖語令且去明日更呈明日典籤不敢復入呼之取昨呈來謂曰卿意欲宥此囚昨於齋中見其事亦欲活之但罪重不可全貸旣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此皆出理法之外亂世之政不可爲訓乃吉翰收入循吏傳

而史贊琇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之地何居十歲必無按罪之理典籤卽受賄欲活死囚進邪說何至於殺旣可殺囚無活理此時君臣任意誅賞讀書有名稱者尚然況武夫悍將哉大約惟勢家彊宗任意恣行無敢犯而格者生人之酷寧獨編民卒伍爲然可哀也已

樊鄧門客義男其死八百信出之十餘幾日韓一樊舉人者壽寧侯門下客也侯貴振天下樊負勢結勳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亾事實

漢書卷一百一十二  
三十一  
爲怨家所發事下刑部刑部郎中韓紹宗具知詰  
主奏以實對曰樊舉人爲此于是攝樊舉人是時  
樊匿壽寧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下獄數日韓一  
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備書樊舉人罪狀  
宜必置之死不歿不可韓笑曰此樊舉人所自爲  
書也詰之果服同僚咸謂此畏笞誣服耳何乃自  
爲此韓呼樊舉人出使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  
同僚驚問曰何乃自爲此對曰韓公者非可搖動  
以勢斬生則必歿今言歿者左計也幾歿我耳郎

中曰不然若罪不至歿于是發戍遼壽寧侯雖心  
惡之然無如之何又朝審囚徒中有亂義男婦者  
坐歿豕宰三原王公疑其太重以問主者不能對  
韓前對曰義男犯其主與子犯其父同科有之乎  
豕宰曰然韓曰固也然則亂義男婦者獨奈何弗  
歿也豕宰雅知公乃愈益重之後官副使歸苑洛  
先生之父也

神示扼吭

馬應祥爲歙縣知縣郡有殺人者久不可得乃以

付公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祠下日神許我得  
其情則兩是夜果雨翌日啓歿者棺事中諸人羅  
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公  
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其人色動  
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  
內許人縱觀之乃一人嗟歎其側者久之因扼其  
吭遂絕是時公已教隸卒覘舉措矣覘者以告遂  
執而抵于法蓋殺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故復  
來扼吭耳於是縣中稱神明

尚書雪冤解獄

保定御史樂尚岳家居寢疾微得其奴妾姦狀與  
婦議欲撲殺之妾聞告奴奴厚賄一屠夜入殺御  
史夫婦而密灑血宿仇趙某之門及所經道上已  
乃佯驚大呼集衆跡之以血爲據樂無子奴妾卽  
訐趙坐大辟趙不服亟訴覆鞫時青陽章時鸞爲  
守一見疑之密詢奴所最厚者何人知爲屠也擒  
屠毋詢之立得實盡伏辜而御史之冤雪趙氏之  
獄解

馮小二

衡陽有少婦秦氏孀居有姿色姑欲嫁之不聽隣少年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間因計毒其姑佯爲助喪求與婦合婦大怒飛石中之因訐婦有所私爲姑所禁置馱焉陷于辟有管思易者鄞人以恤刑至疑之夜夢老婦牽一馬泣訴曰馬實殺我非婦也徧求馬姓者不得視鄰右尺牘有馮小二忽悟曰是矣遽呼詢之立承婦遂得釋管後與尚書吳中爭獄不勝憤而卒

同宗二獄

豐城雷煥九者盜引爲窩法當死以冤走匿陶諧爲僉事曰第無恐果冤吾爲爾辯之煥九出公以釋諸隸中使羣盜認之不識明日復鞠之門外跂而矚者執以入盜叩頭曰渠實賄我建昌獄中使誣煥九煥九曰是同宗而有讐不意其爲此也立出煥九罪又同宗有二商自遠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竟不歸其家以先歸有謀訟之公推案館人不服見館所畜鸚鵡能言使持刀詰之鸚鵡言積

灰處啓灰得屍事遂白咸以爲神  
斷朱英 其案以朱英有結信之公掛案前入

尚書才寬爲西安府太守有治才過客失金于店  
急白寬寬仰見飛鷹又有蜘蛛墜案曰店中必有  
朱姓名英者爲盜執之果得金民皆神之謠曰才  
寬斷朱英

嗚咽聲

鄒平王之士爲河間守民婦趙年二十六無故死  
訟于官王手其牒心動如聞有嗚咽聲廉之則姑

年通因逼趙不從斷指自誓窘之百方益罵

不從姑與少年擊之死獄具稱神明

支解不孝子

唐剛保定府新城縣人告其子鉞不孝知縣吳瑗  
令屠者支解鉞而燔之事聞以專殺慘虐瑗永遠

充軍

嘉靖九年

主事得罪

正德十三年下刑部主事鄭懋德林桂於錦衣衛  
獄初刑部獄卒例有供食後移爲公使費而以囚

糧之贏者給之其弊已久會錦衣衛千戶王注與  
朱寧有連挾寧勢縱恣有警者善歌出入注家警  
者之兄與人鬪不勝注爲執鬪者綁掠之尋歿其  
家訟於刑部攝注就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  
郎中林文纘知其故置不問員外郎劉秉監代文  
纘署事再攝注又不發秉監卽據衆證成獄注聞  
而懼求救于寧曰我親戚誰不知乃待我言陰諷  
秉監發盜用囚糧事時懋德桂相繼捉牢遂收繫  
獄且言諸堂官皆利其贏餘請窮治於是三法司

皆恐詣東廠求解乃知意出於寧子麟及侍醫金  
獻民胡欽造寧謝過寧佯不知三人者以秉監觸  
禍尤之秉監稱病不出然寧必欲以獄秉監乃移  
兵馬司覆勘指爲病歿注得改擬而歿者之家以  
誣反坐注始詣刑部見尚書侍郎皆與揖拜若賓  
客禮及讞大理寺亦卽報允寧怒旣釋乃寢囚糧  
事不治懋德桂本非其罪竟調爲州同知懋德臨  
清州桂平度州

爭田

會傳或數南係特封領金條

五西



江西新建縣民毛鳳與同里民徐均仁爭田有舊怨相訟久不決會朝廷遣南刑部侍郎金紳巡視江西鳳乃嗾人誣均仁頻年在鄉劫殺拒捕且賂其縣官妄報於紳及鎮守太監劉倜巡按御史段正同檄三司及分巡等官遣百戶葉俊往捕之鳳又賂以五十金密謀害均仁一家快私忿後率兵四十人鳳集二百七十餘人操火銃兵器以從圍其家縱火焚之家屬死者二十三人杖死者五人盡縛其未死者二十六人送于府轉達于巡按御

史皆信之獨按察司疑均仁等稱冤傷已重而無賊其事必誣令府縣重鞫歿于獄者又十七人存者徐細仔等三人令人訴之新巡按御史熊翀翀奏其事 上以鳳等挾仇聚眾誣害一家人命命刑部郎中奚昊錦衣千戶潘旺往會鎮巡覈勘得實鳳等及俊坐凌遲歿仍籍俊家從者俱斬并責問守巡等官境内有大獄久不究理令具聞處治後俊歿于獄磔屍于市

寢大獄

文安公

四

與

少

年

李健齋名茂功文定公第四子也爲興化守少年羣不送詢而過市市人或目之曰將曰虎曰地煞邑令喜事博名高知非公所欲也私告變臺使者黨數百人有異謀下令捕繫具獄臺使者檄公覆案公嘻曰屠沽兒醉飽得過惡足與治乎爲戍一人城旦春三人餘杖而釋之郡人大安同時吾兄汝器守建寧亦有此事活數百人旣歸卽生二子人謂有天道云

鬼撓搏類

神宗四十年南京御史王萬祚嚴州府人巡江至蘇州治豪家僕衆翕然歸之常熟有女巫妖淫惑衆土人擒以獻其罪甚確王覽牒忽大怒坐誣與杖各數十衆出不意又暑月斃者十餘人巫叩謝去王得意甚回京忽羣鬼撓之搏類叫曰這是我不是這是我不是流血立歿

雪白

諺曰雪白百姓謂人身上無一點瑕類也此二字卽美玉不能免惟雪無之故以爲言然古不云乎

一家之中大者可誅小者可殺此又何也百姓中豈無隱過豈無無心之過以雪白二字概之不可舍二字而苛求不可余所歷府縣正官甚多有一最快事錄于後

里中有某者父子濟惡道路以目卽宦族方盛無如之何有謝氏子家可千金少孤而佚誘之賭博其祖尚在老矣且懦甚屢往尋歸歸而復去蓋某別有誘之之術落其度中心已蕩不可制也歷兩年其善田宅悉勒契質于大家矣謝宅大憤欲告

于官某聞之笑曰此所蜻蜓搖石柱者余叔父謝老之僭也來就謀畏之亦數數勸止卽余亦以爲非敵時縣主爲楊楚璞應聘懷遠人癸未進士有彊幹聲謝老奮曰楊公好官卽死且死一遭狀入不省謝老大窘曰當死又何言衆挪揄尤不可忍踰跟而歸次日某方緩步街市將尋謝老所在擗之尾而謹者數百人忽捕者至衆失色猶傲然挈其子以往旣至楊不與語某微覘氣色回顧同類曰事敗矣楊治宅文書畢喝與大杖三十其子求

代并杖下獄而召謝老嫗諭令歸俟農畢待理蓋  
不啻家人父子云衆聞之皆大驚呼楊青天蓋其  
人縱惡久楊已刺知待時而發後竟伏臯里中清  
泰者可十餘年此後陳筠塘太守尤快尤多然以  
此府怨遭謗而楊之威德亦竟無人明之者湧錄  
出俟後

湧幢小品卷之十三

卷

湖上朱國禎輯

湧幢小品卷之十三

埋羹撤茶

王璉昌邑人洪武初以儒士歷寧波知府堂僎用  
魚肉命理之號埋羹太守有給事來謁具茶給事  
爲客居間公大呼撤去給事慚而退又號撤茶太  
守

中官祈哀

僉事陳諤字克忠恢諧正統初有中官阮巨隊奉

命來廣徵虎豹諤從阮飲求虎皮以歸明日草奏  
言阮多用肥壯者宴客徒貢瘠虎使斃諸塗阮大  
恐置酒謝諤酣謂阮曰聞子非闔者近娶妾然否  
阮請閱諸室諤見羣罐知爲金珠佯問何物曰酒  
也諤笑曰吾來正索此遂令人扛去阮哀祈得畱  
其半廣人至今傳爲談謔諤永樂戊子舉人初爲  
給事中奏事聲震朝宁 上令餓數日奏對如前  
上曰是天生也呼爲大聲秀才忤 上命爲坎瘞之  
譎瘞者云吾今夕乃爲大甕所苦請其故則罵曰

叱嗟汝不知耶 朝廷瘞人當如甕可令速死瘞  
者從之遂得屈伸凡七日不死釋還故官諤忤剛  
直屢仆屢起歷卿寺僉事知縣長史同知以壽終

歲月正合

洪武間黃巖縣承方寇之後頑敝殊甚有瞽林心  
月者年八十餘寓西橋善易數預知吉凶嘗爲人  
言後此五十年有周令者來民始安果有周旭鑑  
者貴溪人以學行三楊薦知縣事凡九年縣以大  
治父老憶其歲月正合群訴請留卽陞台州通判

仍縣事卽陞知台州府事又加右叅政掌府事前  
後凡三十餘年台人賴之黃巖遂爲善邑

試諸生

韓公雍巡撫江西每對生員稱說詩書時江西科  
日方盛生員私相謂曰巡撫千字文秀才耳安得  
稱說詩書公聞之命提學送諸生來考以律呂調  
陽爲論閏餘成歲爲策諸生皆不能詳公曰我輩  
做秀才時讀了百家姓便讀千字文諸生如何連  
千字文也不知士皆愧服

杖知府

朱公英總督兩廣繼韓襄毅之後一切以簡靜治  
之民以大和又薦陳白沙皆賢者事其杖廣州知  
府林橙亦奇橙莆田人天順丁未進士知廣州性  
豪侈暑日易紗衣數襲烹茗確不再用以紗一幅  
封其口用畢卽棄去燭大如椽使童子執之動卽  
與杖閱訟以已意出入縱吏爲奸英杖之啓其裙  
褲皆紗製英歎曰民力竭矣卽逐去民皆稱快

掩金寶

榆林雙山堡之東有所謂柳樹會者舊柳州也土人于瑾耕地得金磚金甲諸物所值萬餘金鄰人訟之鎮督姚公鏌令僉憲姚文清鞠之問其所自瑾云其下隧道數曲有巨室三楹東西皆金銀堆積中則金甲胄數十又有金耳環如今製而長者數甕所積以千萬計蓋西夏金元故物也姚僉憲請公差官勘實聞于朝而發之以實庫藏則百萬之積可具鏌曰若是則人將謂我輩先有所獲何以自明且榆林鎮所少豈獨此哉于瑾一農夫耳而天賜之不可奪也乃斥訟者以金歸瑾仍厚封其地以絕後患後至者議卽故地發取旋思其言而止

### 操縱蜀府

羅通以御史按蜀蜀王富甲諸國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心欲檢制之一日王過御史臺公突使人收王所僭鹵簿蜀王氣沮藩臬俱來見問狀且曰聞報王罪且不測今且奈何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詰旦復來俱曰無策通曰易耳宜密語王但謂

黃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復還之耳玄元  
 皇帝唐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從之事乃得解  
 王亦逆自歛通始至蜀中士大夫易通少年至是  
 始驚服

都郎中

戶部郎中劉爾牧號堯麓東平州人尚書源清之  
 子也進士在部八年方大司徒鈍器重舉奏必以  
 屬同列不堪目為都郎中卒坐杖歸里尚書公尚  
 無恙

清主事

張隨字子貞山西芮城人永樂丁酉解元授戶部  
 主事極清苦 宣廟微行至其家見其躬汲水內  
 子舂米甚嘉歎後坐法 上曰此清主事也勿問  
 改工部以疾歸三十餘年茅屋村居不異寒士或  
 曰張巡之後巡芮城人有墓在焉有東張南張二  
 村史曰巡南陽人蓋自芮而遷死節後土人憐之  
 具衣冠以葬

林公四知



閩林氏祖父孫三世五尚書最後南工書仲山公  
煙予同官南京恂恂篤實人公之曾祖父名鏐永  
樂辛丑進士撫州知府有善政吳康齋大書金井  
玉壺冰五字褒之入覲乞致仕歸其友戴弘齡素  
方嚴慎許可稱公方四知僉曰楊震故事乎戴口  
乃公饒爲之更有進者知縣知州知府又知足也  
公爲上猶令山東寧海州守俱乞歸展墓見許  
祖制之優卹外官乃爾

却餽負稅

丘可寇樞本清方之士然其胸次淺隘好爲名高  
不近人情其在省中時湖廣撫臣方廉餽之五金  
疏發其事方以此去人頗不直之遂謝病歸里其  
後居鄉力却上官餽遺而多負國稅有縣令惡其  
矯積所却餽遺數百十金請於兩臺以抵其逋稅  
丘大慚方在告時有薦之江陵者江陵曰此君怪  
行非經德也終不肯起江陵沒召爲侍郎徃籍江  
陵太宗伯于公慎行深規之未幾丘之子雲肇中  
進士官亦不達

卷十三  
十騎士捧檄

吾師劉晉川以少宰起少司空理河漕事方憇于門二騎士捧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爲通主君公諾而入肅衣冠出見之騎士驚伏罪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耳此等事古有行之者又見于公亦自可喜

習成節嗇

梁司徒材爲廣東左轄旦夕皆飯堂上侑以青菜或冬瓜蘿蔔惟一味比擢副都御史巡撫江右薦

紳皆餞諸大觀橋解衣盡歡痛飲大嚼始知其節嗇乃習慣成自然爾視所服圓領用浙蕉極下者衷服布素澣補惟兩裾鮮潔

止象鑿山

世廟末年滇有都御史某請行戰象之法于北邊錢塘陳敬亭善時爲右轄極言象產炎微不耐西北苦寒事得寢陳居滇久昆明之傍曰榜山山陽有田五千頃地高苦旱陳視白石崖有泉在上游可引漑而爲橫山所隔議鑿山通渠衆咸難之陳

漢朝小記 卷十三  
力任矢衆禱天久之未就衆嫉之陳引去行有日  
矣橫山水洞忽報開通咸驚爲神助云感之立祠  
至今享有永利屢薦未能用在家優游二十年令  
終輿論崇重與松江莫中江如忠金昌袁裕春洪  
愈竝稱云

三速六字

郭青螺子章與夏仁吾良心辛未科同年同爲左  
方伯郭得閩夏得江西郭問夏曰何以從政日子  
有三速速收速給批速放夏問于郭日子有六字

一鏡收原字放 公兼用所長皆有清聲皆開府

二和入夏廣德

三指書

胡澧字伯鍾三才縣人弘治進士彊力有幹  
爲松香副使言賊有功劫劫焉之忤柄臣歸吳  
清惠又薦之不起後爲少宰然知其才且  
善射精韜鈴值大同兵變薦赴京擬發都御史任  
北有投書者發之中四字曰何如如何求其人  
不得命未下而卒

于達真字子冲歷城人丁丑進士以澤州知州爲  
兵部員外郎兵部未幾陞山西僉事饒兵昌平  
神宗閱詩工昌平弘治是以前選澤三年中  
出應之沛然後官至嘉靖初第以詩  
又名諸生時與于文憲公俱爲名流與較伯所  
稱二于又善騎射其遺子九兒亦較獵數數勝  
之天與之年必爲名制隔

北金忘名

屈西溪直隸陰人官至左副都御史先爲我浙按  
察使歸安知縣某被告發科歛萬金按之知縣懷  
白金來餽求解叱出之治益急會遷河南乃止及  
公治漕事則知縣爲御史起復赴京過淮上修謁  
執屬官禮甚恭公喜畱宴譚及浙偶忘某爲御史  
也因言生平未嘗苟取如浙屬一知縣犯贓餽金  
求解叱出未竟及今耿耿不知其人何如也御史  
色沮愈恭公怪之及別去諦思卽其人也大悔已  
無及某入臺以劉瑾黨誣公遂罷

楊太守

楊繼宗爲刑部主事河間府獲強盜遣里甲張文郭禮解送京師中途遇夜盜自釋刑具而逃張語郭曰人言縱盜者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雷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爲解人予爲盜可全汝母子之命郭感謝張以刑具自服到司公疑其言動非盜審之得實二人遂俱得活其真盜後亦爲人所擒

公在天順中陞嘉興太守成化元年丁憂五年服

闕復補嘉興先後滿九載今人皆知公之德政而不知其先後兩任也

守嘉禾久時清北都等鄉禾每莖離根二節節間又生三莖秀三穗或生四五莖四五穗者有之竟畝計之三穗者一二百二穗者數千百在在皆滿府經歷司蓮缸內栽禾二本亦如野外生莖穗公自爲文記之滿九年考以素苦風痺自治行訪醫送者傾郡內外不得行願乞一物以示永永解青紗衣與之百姓藏之鬆檣寘三賢祠右後卽家起

浙江按察使至僉都御史撫雲南公字承芳山西陽城人爲國朝良刺史第一。又有黃懋者元氏人亦滿九年有惠政曾拔呂文懿于諸生陞福建布政還卒嘉興遂葬于邑北板坊子中領浙鄉試墓數廢數復子孫尚存

楊公陞浙按察使以憂去民挽之不能得旣行十餘日相驚謂公奪情復任懽呼載道迎候者填溢城門月餘方息近年我浙實廉使子偁棄官去自杭至平望挽畱者塞塗無慮數十萬人則余所親

見者

神識

范楨會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園寓孥者曰有傳牌乎曰否命詞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心疑爲盜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鬪相搏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旣散去公命輿謁客西門過街

肆博者前訴卽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就繫入夜傳令儆備而令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于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死徃捕賊首已遁所畱孛妓也于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于杖餘賊散潰鄉宦某者淫暴擅殺大爲里中患海夷之亂築郭絕衢道自固府判出經其郭閉勿令過判還以訴公公怒

命墮焉無何其徒殺邳州三郵以賊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繫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爲諸奸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不可解陰行刺偵知之不得發則賂于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爲臺糾奉詔逮問而歸獄詞于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囚七自鞠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家子徐栢及婚而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曰見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兩髀偻而趨默詫曰噫是栢魂也而繫

甕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暫  
遊對曰某寺遂輿以往指池曰徐栢屍在是網之  
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于下獲焉召其父視之  
栢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勅一日  
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視  
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  
陣上澆耳解其裏血漬露纒公曰倭在夏秋豈須  
襖殺徐栢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執童子  
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稱爲神識少

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學者死焉公翫習無懼色  
其膽決益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神者諸孫就問  
壽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句公笑曰吾今死  
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年也  
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歿

王公政教

王銳永平府遷安縣人進士景泰間爲彰德知府  
銳長身修髯顧眄生威有權術尚嚴政治察郡中  
吏民賢不肖賦則獄訟皆籍識自聽其政吏亡得



爲姦出必鑰關泥之民終歲不得與吏交一言縣吏以賄聞者案之卽令去他事不中程者笞督令改案深究事情吏民畏之如神每行郡城中民皆閉戶不敢立道旁藏遠雞犬恐有聲銳時策馬過視馬耳不左右顧令民臨道屋俱作修廊簷外浚深溝雨潦得洩中道隆立令水赴溝中行委巷口樹柵門有鑰甲夜卽闔門釘板仰臥柵門外柝竟夜鳴姦人莫敢入郡地也左畱心學校凡朔望謁先師廟已坐明倫堂聽諸生說經發疑無異諸生

皆居學宮籌識姓名政少暇令隸持數籌造明倫堂諸生持籌來自臨試或背誦書或作義其他出及不衣冠居者受笞當是時黌序間讀書聲洋洋盈耳丁祭陳鐘鼓鳴絃管陞降揖遜甚都叅政姚龍行部至府往見之出而歎曰此雖國學亦無以加也

陽和俎豆

呂大川字中源浙新昌人成化甲辰進士守惠州有善政征劇賊張權大川隨軍督餉察脅從誑誤

者釋之所至召耆老諭以禮義禍福莫不感動番  
禺張詔曰呂惠州可謂霜雪之陽和戎馬之俎豆  
也竟卒于官

妄捕棄官

妖賊王子龍已于贛州龍南縣當陣殺死報功敘  
賞矣後惠州通判署和平縣事復稱子龍未死今  
在民家白所司擒獲贛撫移書令殺後捕者滅口  
太守孫光啓不從拂衣歸孫嘉興人正直忠厚余  
于昭慶寺一識面真有過人者未幾起福建叅政

卒官

潘國兩名臣

胡興祁門人進士授三河知縣文皇帝封趙王  
擇輔以興爲長史漢庶人將反密使至趙王大驚  
將執而奏之興曰彼舉事有日矣何暇奏乎萬一  
事洩是趣之叛一夕盡殲之漢平趙王讓還護衛  
兵宣廟亦聞斬使事曰吾叔非懷二心者趙遂  
得免興恢博多智畧歷輔簡王惠王及王八子侃  
侃師道自任

趙準藁城人長身美髯性剛毅方嚴終日無惰容  
不輕言笑年二十餘始讀書時有敏少年日記數  
千言趙先生耻居其下日所誦書必與之埒日不  
足竟夜讀忘寢舉順天鄉試爲學官景泰間遷趙  
府紀善好諫諍常思死節王令諸郡王皆受經爲  
講說甚詳懇門弟子常數十矩矱嚴諸生步立皆  
有則尤重背誦以身先之無倦諸生侍側凜凜時  
太守有十子五子驕縱甚雖守無如之何一日聞  
趙先生嚴自領其子來且遺一朴廣二寸厚半寸

書其面曰專治五子毋及餘生諸子一望見仰凜  
然皆折節受學守親致于衙置上座亦不讓崔仲  
鳧之父少時山門下歿祀于家

余批誓不畱食

顧昌字德輝長洲人鄉薦爲思恩府同知清介絕  
俗人不敢干未嘗受一疏之餽晚年家居詣人家  
誓不畱食雖遠去數十里寧飢而歸文章簡潔似  
其爲人

大會麾兵抗席

海幢小記 卷十三 十六  
太倉周雲川怡貳泉州值倭變署事調兵食有方  
士皆懷之新守秦姓者至年少任意不時給兵大  
譁公出麾之立散遂罷守以公爲代公受業于王  
大司馬思質弇州方幼與公爲爾汝交狎撫靡不  
至思質忽延公爲師抗席正顏指摘文字亡所避  
弇州小怠卽攝齊請去皇恐謝罪乃已後補永昌  
不復出

然皆夫婦却金

南樂魏節齋怡以貢爲鞏昌通判行部秦州賦戶

投金于几覺而察之逸去乃付州庫夫人楊氏東  
歸復過其地州吏取以獻夫人又謝却之生三子  
長允貞丁丑進士官侍郎允中丙子解元庚辰進  
士吏部主事允孚甲戌進士刑部郎中侍郎子廣  
微甲辰進士官宮寮世著清節云

侍郎撫山西日廩止受八分京朝官以使事至者  
亦如之或嫌其薄曰計肉食可五豆必食前方丈  
而後快耶一僉事行部至澤州州守爲吾友許繩  
齋維新事之無失禮而僉事少年舉解首素豪奢

自用撻其承事人許怒停傳給凡三日僉事窘馳去申文侍郎云州乏供具僅殺一母雞而食批云食雞有何不足而尚以爲慢露筆作罪案耶僉事大愧引疾去

熈甲立應軍需

張愷鄞縣人宣德三年以監生爲江陵知縣時征交趾大軍過總督日晡立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卽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半脚鑿其中以鐵鍋實之又取馬槽千餘卽取針工各戶婦人以線布縫成槽

槽口綴以繩用水椿張其四角飼馬食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爲法後周文襄薦爲工部主事督運大得其力

黃德補盜庫

嘉靖乙丑盜劫長壽縣知縣劉燮清吏也挈印踰牆大呼逐寇庫中一空邑中人相率補足竟以嘔血死爲神民憐而祠之祈禱必應

李一寧字應坤東莞人正德丁卯鄉薦爲蘇州教

授清苦端方後知懷寧縣豈弟愛民卒于官無以爲殮先是泊江干遇一覆舟心動令人鑿之得一婦抱嬰孩猶活詢知長沙人隨舅宦遊一家淹沒板掛已三日矣爲買舟歸其鄉

蘇州雙槐

黃瑜字廷美香山人有學行景泰丙子舉人歷長樂知縣有惠政以勁直棄官手植槐二構亭吟嘯其中自稱雙槐老人曰子孫更植其一則吾志畢矣蓋希蹤三槐也作雙槐歲抄

長編差

洪範金谿人字邦正進士弘治末爲嘉興令初至不事事吏卒皆侮易之及編差糧長太守憂其不任諷諭之洪歸集里書庭中焚香與約吏卒笑狎如初洪大怒杖而懸諸樹申令曰多人廢時日且牟利每區只里老二人敢妄舉者卽代役毋貸庭中肅然皆以實舉盡日而畢上諸府府驚曰此重事須幾更日月乃辦何草草乃爾範曰姑覆之卽辭還府召應役者問人人稱允守歎曰神哉令

乎吾眼幾瞎在官鋤疆扶弱廉靜寡慾以此楊繼  
宗云庶幾更日凡心無於草草以爾彈日故憂之  
苦里正以實舉盡日而畢苦里正韓倫字秉彛苑洛先生之叔知武清縣忤梁昉罷  
歸杜門不出縣尹以禮致之不得于堂叔繼宗應  
里正尹故苦以爲公必可致公曰彼苦里正于我  
何與竟不往尹後愧悔言之分守車平章平章曰  
尹誤矣致賢豈以威力哉率尹踵門請數次乃見  
尹誠俗人然悔而請教于上官則俗而不失爲雅

若在今則禍且不測矣

編役連拜

長洲知縣郭波福建人與致仕尚書劉纓有小隙  
編其家糧長七名復以謝罪爲辭造其廬連拜二  
十餘拜旣出門號于衆曰我欲拜死老賊耳劉年  
八十餘不勝憊憤而卒其孫不能承役逃移四方  
家立破矣

鰥巢

陳善住廣東欽州人洪武中以貢歷任知縣官居

三十餘年皆有能聲妻子不入官自號其居曰鰥

巢云鰥巢

家立請旗牌

陳岷麓為德清令甚有聲蓋亦快士也後為御史

監遼東軍救朝鮮發憤請旗牌督戰此提督事如

何可行部執不與快快遂卒于軍贈光祿少卿廕

其子

陳名效四川人

增筆畫

王受洛川人以監生為東阿丞邑民王虎當受重

役賂吏改其名曰田虎兩人爭不決公曰此必王

虎也筆畫可增請府籍質之果王虎也遂伏罪

名宦

平度州名宦故祀漢臣王成判官陳有勲見之嘻

曰此非偽增戶口者乎草牒請釐革未及舉以憂

歸有勲副都克宅之子太宰有年之兄也志節為

時所重

婁璿東陽人成化五年以監生知順德縣性剛果

好摧折權勢刻廉自喜聞貪者輒厲聲罵雖上官



不避人多嫉之遣子就外傳令自執蓋曰是隸役于官非汝役也竟坐誣去後祀名宦萬曆十二年所司檄削士論惜之夫削名宦非撫按卽提學也當查其人實之

日生祀

地方官生祠自上達下徃徃有之惟學院絕無蓋教以嚴爲主不欲苟悅于人情也惟南京有陳督學一祠余友劉幼安見之必嘻曰提學乃有生祠又譚有秉寬政者嘻曰秀才爲汝造生祠矣此言

甚有意習俗相沿寧獨提學爲然

蚤致仕

常熟丁南湖名奉正德戊辰進士南司封郎中年三十九致仕謂古今賢士終此官者得二人焉宋則席汝言明則莊定山景且云同入泮者二十五人三進士同鄉舉者六人五進士皆先死而已以年少獨存又多子孫快然自幸亦達人也致公以母徐太安人喪服闋致仕累薦不起時同鄉陸太宰完爲政將用之固辭不赴太宰其母舅也臨卒

作入山待盡詩別六孫別鰥居小樓數詩皆有超然之識先是國朝戊辰科本縣中進士者止洪武二十一年施顯正統十二年吳淳官皆御史皆有文學皆不壽至公亦入御史選以母老辭改南吏部早乞休所著有南湖畱稿而壽亦甚永要見天有定數人固能畱之矣又築假山于家名曰代勝自爲之記

冢宰有媿

鞠珍字廷玉臨朐人成化中鄉薦奉親至孝不信

浮屠母卒躬負土成墳後選南樂主簿常祿之外一無濡染詣部考績珍乞歸田曰老不能任職餘祿足以養身復何求焉冢宰王公歎曰吾有愧乎爾矣歸家杜門不出尹嘗署其家以遠役珍裹糧以往尹聞之驚曰何乃爾遽令罷之非公事不謁人稱有澹臺之風焉

章童齊名

章楓山先生同時有童品者字廷式號慎齋與先生齊名成化丙午舉南試丙辰始登第爲兵部主

事僅兩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讀書喪明不自炫而卒著書甚多其學問行誼不後楓山而有傳有不傳則後死者之責也

人辭勸父隱居

嘉興包馮隱居不仕父鼎池陽太守欲棄官歸意未決馮奉書重緘無他言惟左太冲招隱詩而已池陽遂歸歸後學神仙無所遇孫樞芳副使代有冠冕

忍詈

曹憲副時中華亭人隣有悍生修其先世怨以壁書公名于牛後向其僮加鞭因極口肆詈欲以激公怒僮歸以告徐曰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無勞齒頰生不能難于是修尺一若爲候者而中實痛詆令人直入跪上之公不發曰休矣待吾僮來旣而從者至命火燔之曰知若主于我無好言也生愧而止年九十卒卒時有紫雲自天而降繞尸人以爲仙去不數日而大穴成

與陳歸壽

卷十三

二五

埋

吳蔚全椒縣人舉進士爲臨淮簿時青苗法行口  
語藉藉蔚注錯得宜民以不擾積朝請大夫知廣  
德彭池三州所至興學勸士性尤夷澹一夕夢人  
示四大字曰龜著必良覺而誦曰龜者歸也龜壽  
而藏神告我矣卽謝病歸終日宴坐凡十七年卒  
年八十四無後齒頰上不加齒下長如尺一茶  
公安貧以谷谷曰人言知而茶飯之長重器然  
顧璲字英玉璘之從弟也官副使以伉直歸貧甚  
朝夕不繼晏如也嘗曰貪賄請囑與武斷鄉曲雖  
有差等然皆非知耻畏義者之所爲

藏賢書

貢生陳職號鐵峰東阿人性淳古受賢書藏之不  
復出一日客有泊舟河上陳詰之語及江南多士  
欣然往不復與家人別追之至淮而返

知機掛冠

永新縣蕭公樟以舉人署江山學諭凡十年登進  
士官刑部主事大禮被杖幾死告改南京刑部執  
法號蕭鐵漢屢忤要人陞曲靖知府公知機械所

自掛冠不赴

老萊衣

葉孟禎惠安人永樂丁酉舉人司訓高州念親老

陳情乞歸省隨政授泉州朝夕子舍備盡孝養久

之遷順義教諭陞陵源令棄官歸稱為廉吏邑有

陳御史者橫甚鄉里苦之公上書陳狀御史坐削

籍惠安人皆德之莆田林太史文有送歸省詩後

四句云江燕迎人語山雲傍馬飛到家歡侍口應

著老萊衣

恥掃門

程學庸孝感人伊川先生八世孫也九歲善屬文

鄉三老劉公騎而過之揚鞭曰孺子行矣為拱立

道左不移足劉愧下揖趨而別焉為諸生力學手

兩程夫子遺編服膺勿失嘗言兩夫子產黃陂前

川有望魯臺邑東有讀書臺百世之下聞風興起

而後裔顧屑越之乎一日坐磯石咏陽明白沙詩

數章豁然開悟題其壁間有涓涓銀海陶塵慮皎

皎明月照匠心之句宗人坐事走白監司約公往

海幢小記 卷十三 三六  
曰吾不欲屈膝貴人前往者皆溺死邑人士以公  
前知云與江陵弟子同籍偕計入都衆皆修謁公  
獨否或言相國雅相慕也公以正對掃丞相府門  
者何人而子爲我願之耶授榮澤知縣有惠政

兩對拔髮

杜傑黃岡人父子鳴爲僉事傑少時日者言當以  
刀筆得官怒而自拔其髮誓以儒顯有朱廷相官  
知縣女字里中豪朱貧且死豪停婚僉事公歎曰  
爲令而貧君子也焉有君子而其女患無婚者爲

公夜夢朱我冠衣緋來謝君誼甚高得請於  
余美報矣復夢神贈以言有天上日初長人間春  
正好之句是歲戊午公弱冠遂舉于鄉主司初擲  
不錄詰朝卷自展案上如是再異而錄之衆甚傳  
其故以爲天所以旌德也父客死滇扶服萬里將  
柩而歸值暑灑瀨大如馬瞿唐不可下公撫棺而  
哭頭搶地顛天驚濤忽減須臾舟行抵岸長年三  
老相顧且駭且喜微孝子精誠昭格不及此授長  
寧知縣採木萬山中一切馭以信義夷酋咸樂爲

盡力水涸木不行露禱于天比曉諸溪澗不雨而  
溢石激之跳沫丈許木沿流無所阻觀者謹為神  
尋告歸卒

抗中璫

吳宗堯歛人為益都令稅璫陳增至橫甚誣奏福  
山令下詔獄餘皆震恐往往長跼如屬吏吏白公  
公叱曰鬚眉男子乃為闔屈膝耶不往見而之登  
州謁海防使者德王使人諭增此非他令比也增  
陽諾公還王使兩璫來翼公輿而入增無可如何

下堂迎卒成賓主之禮而退然耻為公所亢銜之

淡公過金嶺鎮鎮驛長金子登擁騶從如上官公

訶之已盛供張復麾不納孟坵山有鉛鑛子登說

增此可鬻金幸以相付月得金若干為壽增遂檄

之公數詰責子登遂行讒構增逮諸富民誣之盜

礦三日至五百人公憤甚疏其狀增反誣遂被逮

初公見增惡已書而藏之笥曰吾儕七尺軀戴天

履地託足聖門豈可浮慕空談自類穿窬際會當

幾則張瞻明目為民請命為主達聰為縉紳作氣

身外榮瘁都付浮雲郡守胡士鰲甫上官五日以  
疏示之士鰲曰君有二親不虞貽其憂乎曰有兄  
弟在曰聞君貧曰可以筆耕略無戚容士鰲卜之  
靈棋曰金精欲起賴得元士左手抑之乃獲止息  
其詩曰疾風如勁草板蕩識忠臣籍此匡扶力乾  
坤物又新公曰金精所謂六庚白虎客星害氣也  
左手抑之桎梏之象扶乾坤者誰乎下鎮撫司送  
刑部益都民欲殺增者洵洵增恐徙徐州俄夢牛  
石山上寤曰其出牢之徵乎會增以所括時俸等

貲數十萬進而陽乞貸公儀郎鮑應鰲偕其友六  
人謁四明相曰南康守星于令徼惠得正襟牖下  
益都何獨不然四明秘啓人卽日釋公歸方劾增  
尋上書乞放還山皆不報父母念公俾公婦來視  
至淮聞逮止不進公使吏翟士朴奉書還而奄迹  
得之士朴藏書壁隙令勿舍兒馳去奄考朴於所  
有舍之乃得免公歸家尋卒人皆惜之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所發其赦樂布亦是憐韓信之餘然則二人之歿  
逼于地位未可盡罪高帝至元功十八人無一人  
彊歿者則漢高之保全亦至矣而坐以殺僂功臣  
可乎  
樊噲亞父用壯  
范亞父之爲人蘇老泉評之當矣中間如張良獻  
玉斗拔劍撞而碎之曰唉孺子不足與計事是何  
等氣質言不用歸至彭城疽發背歿是何等涵養  
看來是憤激用壯之徒止能望氣不足與成功陳

乎題其墓詩曰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城  
陽生平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

### 先主伐吳

劉先主與雲長結爲兄弟意氣甚重方卽位而雲  
長敗歿平時共患難歿生不少須臾離而一旦委  
之虎口既忝爲兄又做皇帝戴平天冠而弟仇不  
少泄當日誓言請何又何以見天下故先主之行  
決不可已卽不行亦須誓受張翼德一番臭氣耐  
手不得惟一敗氣結而歿故可以下見雲長而先

主之心亦可以無愧無憾此正英雄本色天下爲  
輕義爲重者況乘此機會及其銳而用之直下吞  
吳亦未可知當時孔明知先主之心亦不彊諫旣  
敗泣下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縱行必  
不傾危亦是感慨無聊之言非孝直真能制之而  
保其不敗也

三謀臣

擒王當在陣上若人以好來而我懷惡意從酒席  
上取人此最無行者所爲史籍中惟田盼用之

夫盼之所以爲盼叩頭伏罪而歿卽如磨髻魚腸  
亦是盜賊篡殺之行亞父以此動項王取沛公看  
來項王英雄豈屑爲此旣不聽又用項莊舞劍當  
時多了項伯翼蔽一番卽使項莊行兇必有雲龍  
雷電將此宴攪得一場掃興暗暗送沛公歸營決  
不歿於小人之手亞父之謀拙矣悖矣他如法孝  
直說昭烈取劉璋劉穆之說宋祖取劉毅二主皆  
不聽方有氣槩方成些事業項王才氣實勝二主  
而敗于垓下天也太史公之斷不足爲據而謀臣

如范如法如劉風斯下矣

史記所稱召平者三其一具項羽紀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勝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項梁為楚王上柱國令急引兵西擊秦其一具齊悼惠王劉肥傳朱虛侯劉章欲令齊王發兵以誅諸呂齊王乃與中尉魏勃等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後為勃所賣遂自殺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其

一具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據此三召平者姓名偶同非一人也齊王傳小司馬索隱注云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楊用修史記題評於羽記召平云召平加廣陵人於上者正與東陵召平異也又後漢書廣陵郡有東陵亭博物記亦謂東陵聖母祠在廣陵疑此東陵即召平所封地也

漢書小記 卷一四  
吳門徐禎卿字昌穀。一日昌國以進士爲評事親老求改便地當事者抑之降五經博士初善詞章後好玄學晚乃從陽明遊。凡三變年三十三卒。陽明比之顏子。

徐愛遊陽明之門。正德十三年卒。年三十一。嘗遊南嶽。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同壽。自南京兵部郎中告歸。與陸澄謀畊雪上之田。不果。台前說觀之。陽明得二顏子矣。要之。陽明豈有此言。必出王錢二公之手。若使羅念庵鄂東郭爲

之更自渾成

兩廉藺

梁武帝時蜀人藺相如爲父報仇殺降人劉季連。自縛歸罪。帝壯而釋之。時亦有廉頗者爲別將立功。淮上後卒戰歿。有風雨之異。祀爲神。

天兩逍遙公

北齊韋瓊以高隱封逍遙公。唐中宗時韋嗣立以宰相阿附韋后亦封逍遙公。逍遙二字亦有幸不幸如此。

兩施全

秦檜十客其狎客爲施全而刺檜者亦曰施全爲  
殿前軍使以爲一人或以爲非要之旣爲檜狎客  
乃天下下流至不肖者豈能復作此等忠義出格  
事而檜老姦豈有與其人久處而不能覺眉宇氣  
味幾入其手乎老節婦決不裝淫娼而老嫖院亦  
決能辨識于微渺間也

兩王保保

元有二王保保其一擴廓帖木兒其一征行元帥

王斌之子襲父封復以軍功歿于國事贈武德將  
軍蓋屋子

兩龍光

吉安有龍光從陽明兵間著奇節乃其先泰和縣  
亦有同姓名者爲松江訓導克振師範人比之魏  
文靖弟郁工部侍郎子伯進士慈谿知縣張莊簡  
有龍光先生傳字士熙號素齋

兩六如

蘇門公嘯有六如一如深溪虎一如大海龍一如

高柳蟬一如巫峽猿一如華丘鶴一如瀟湘鴈唐  
子畏號六如取佛書之說不如前說更為脫灑有  
意趣或者當時所取在此而更托之彼使人不可

測耶

兩小友

張曲江呼李鄴侯為小友畢文簡士安于王元之

禹偁亦然

兩傲弟

牛弘王旦俱有傲弟一殺駕車牛一擊破祠廟百

壺酒俱無一言

兩燒尾

唐進士宴曲江曰燒尾而大臣初拜官獻食大于

亦曰燒尾

兩大索

秦始皇大索十日漢武帝末年坐建章宮見一男

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為異人命收之男子棄劍

走逐之不得亦大索十日

兩峴山

殷仲文從桓玄之逆黜爲東陽太守得免于誅足  
矣猶邑邑不得志以歿嘗登縣南二高峯以儼羊  
叔子立亭其上曰雙峴何叔子之不幸耶馬之純  
有詩詈之索十日對五帝木平坐數章宮見一異  
兩吳興  
我郡曰吳興孫皓以烏程侯入卽王位侈而改之  
也浦城縣舊名吳興江文通嘗爲其令夢五色筆  
于此縣有孤山因號曰夢筆山

兩天台

我浙天台郡縣皆以之得名陝西鳳翔府麟遊縣  
亦有天台山在縣南五里九成宮之西

兩孤山

杭州孤山以林和靖著濰縣之孤山乃伯夷避紂  
之所而名不甚著則地之衝僻不同而好事者所  
重在此不在彼也

兩富春

富春在嚴州釣臺不必言矣乃濮州南四十里亦  
有此山相傳子陵應光武聘嘗經此駐足此必有



自來未可盡以為妄。夫海神嘗降也。揚又此。亦  
 富春兩太岳。陸臺不必言矣。代新代南四十里。亦  
 禹貢太岳山在冀州河東彘縣東上黨西即霍山  
 是也。北國朝尊武當為玄岳。一曰太岳而其名乃  
 移之楚。要非其本稱也。之。澗。翰。不。同。而。致。事。皆。同。  
 林。批。兩。水。晶。宮。味。散。香。琳。瀾。之。麗。山。以。前。夷。鐵。採  
 偽。閩。王。延。翰。跨。城。西。西。湖。築。室。十。餘。里。號。曰。水。晶  
 宮。每。携。後。庭。游。宴。從。子。城。複。道。中。西。湖。之。名。甚。多  
 惟。水。晶。宮。獨。見。我。湖。渠。亦。妄。慕。效。為。之。耳。神。遊。湖。

兩淞江

吳淞江今吳江寶帶橋一路是也。而淞江亦因其  
 名懼水災故去水以禳之。眉州有江即蜀江分派  
 亦曰淞江。雙。吳。吳。人。也。而。同。本。其。姓。又。千。武。天。之。

兩湖

東坡謂杭州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王梅溪謂越  
 之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胃。可謂貼對。鑑湖周回三  
 百五十餘里。漑田九千頃。湖高田丈餘。田又高海  
 丈餘。後為民侵佔。今之存者。視舊額不知何如。聞

陶家堰上下一帶皆其地也至西湖往往有之特  
不如杭州之佳麗著名河南上河亦曰西湖差可  
相亞  
東楚兩尚書亦西楚破人之有晉曰王琳劉龍斌  
鄺尚書埜清謹士也而司本兵故及于己巳之難  
丁尚書汝夔長厚人也而司本兵故及于庚戌之  
誅人事乎氣運乎皆有不可逃者  
丁尚書坐歿殊可憐後六十餘年萬曆癸丑其曾  
孫鳴階舉進士余覽齒錄得其家系良喜同時歿

者楊守謙尤可憐楊本世家不知其子孫若何至  
鄺公之後又未及聞也於我心有感感焉

尚書坐歿職方郎中王尚德從坐丁獨自引罪王  
得減歿丁赴西市問王郎中免乎王之子化在旁  
謝曰免矣丁曰爾父勸吾出兵吾爲內閣所悞不  
從今一歿一生天道也卽歿不恨吁丁之人品可  
見宜其有後也化爲平遠知縣會田坑賊力戰破  
之超拜副使妻計烈婦自有傳

朱清張瑄太倉人皆爲元海運萬戶 國初則朱壽張赫懷遠人亦海運皆封侯何同姓乃爾

清傭于楊氏殺楊諒妻子財貨官捕之終不得瑄行劫被縛時洪起畏爲浙西提刑夜夢錄囚十八人中一人虎形可畏明日所解賊數與夢合瑄在其中貌特異遂貸歿未幾宋亡瑄貴顯事洪終身瑄目不識丁書押文卷但攢三指染墨印紙上狀如品字雖巧作僞效之終不能

陸文裕集云沈都遠登宋進士第仕于揚州會元

兵渡江復仕于蘇夜夢雙虎黝然據獄比明入視果有兩男子荷校者察其異陰縱之卽張瑄朱清也尋罷官寓蘇之烏鵲橋後瑄清以海道功爲萬戶貴顯物色之一日遇諸塗遙拜曰吾父吾父卽奉以歸至清浦居之地沃遂卜築焉始爲嘉定人至今子孫日衍稱大族

二說少異  
兩存之

宋亡有都統崔順領衆五千泊紫霧島元世祖命朱清招安問用兵幾何清但求勇士二人與子虎駕一舟至島順舟發矢如雨清曰我朱相公也皇

帝著我來招從者富貴登舟宜旨順意徘徊卽斬  
以徇衆皆降悉縱遣之後清被逮曰我世祖舊臣  
寵渥無比豈敢從叛新衆宰相圖我財寶以至于  
此觸石歿日清大劫  
清瑄雖歿而清子虎瑄子文龍仍治海漕給所沒  
田宅清孫樞密院判完者與諸孫皆還太倉守墓  
墓在北門外松柏如山武陵杜青碧云太倉風水  
賴朱氏山林茂盛以致殷富及張士誠據吳赭夷  
成丘矣又清之子旭不樂仕進退居田野與士大

夫遊博涉經史長于小楷篆隸好施勇于爲義人  
咸德之

### 兩降夷

東漢末其降夷徙處內地漸漸能讀書通古今故  
晉有五胡之亂我朝降夷內徙者尤多惟厚其  
廩賜止射獵自娛其桀者以武顯爲叅將副總兵  
終不佩印稱上將其封侯者間出佩印而內顧重  
不敢爲惡故已巳之變雖在在蠢動猶不爲大害  
又因用兵徙之兩廣故二百餘年四海宴然蓋

祖宗控禦之略歷代綢繆之功視漢爲密而功德基  
本又萬倍于司馬氏要不可一律論評不爲大書  
用夏變夷王政也晉武用之劉淵而五胡橫行以  
夷攻夷上策也殷浩用之姚襄而一敗塗地晉武  
是承籍不是創業英雄之主殷浩是清品不是用  
兵老辣之才在國運爲華夷之辨在人才爲文武  
之分此世上兩大世界也

殷浩悟空

殷浩旣廢夷然無幾微見顏色桓溫遺書以示引  
用令僕之意殷答以空函斥之亦戲之也溫雖大  
怒而無如之何咄咄書空蓋已超凡界入初地矣  
道生之對亦是至情後溫果殺其子涓以報辱桓  
玄得志著書痛詆浩以成父志旣敗劉裕建義止  
競武功何暇改正故余謂晉書有二大冤屈桓氏  
之于殷王庾二氏之于陶士行是也不難以證大  
言祖告反愚後桓溫太嘉貞以文士賦效爲此言  
張嘉貞爲天兵使人告其反按驗無狀當反坐嘉

貞謂重兵利器皆在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恐塞  
言路爲後患遂得減死嘉貞以文士起故爲此言  
且以中玄宗意此後告祿山反者皆不聽以致大  
亂夫反是何等事而可輕告告必按虛實方可示  
懲而後之以實告者至矣  
褚遂良被誣  
褚遂良真命薄言者坐以譖殺劉洎猶曰許敬宗  
爲之至常思謙直諫有名亦以市地虧直露章劾  
罷遂良爲宰相豈虧些小之直其爲誣捏無疑常

亦輕信太甚終不得入名臣傳

皮日休避廣明之難奔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  
尚書子光業爲吳越丞相孫璨爲元帥判官三世  
皆以文雄江東見尹師魯文集集中有大理寺丞  
皮子良墓誌可攷子良璨之子也今唐書乃謂日  
休爲黃巢翰林學士誅死何舛錯陷人乃爾

### 蕭穎士才識

蕭穎士再拒李林甫及永王璘策東都先陷勸李  
承式及崔圓保淮南通貢道識力經綸當是李鄴

侯之流而以宦不達僅以文苑稱然則人果不可  
無官官果能重人耶

釘座梨

崔遠有文而風致竣整世慕之目曰釘座梨言座  
所珍也後與白馬之難

定命

古之尋常人亦有奇者如段文昌帥南州或旱禱  
解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  
而雨雨不愁公出遊若韓昌黎奇崛人藍關之雪

馬不能前此皆命之通塞爲之淮西碑文一什一  
立其又何疑身後日月光誰復辨之

唐次者唐儉之裔孫也以禮部員外貶開州刺史  
韋臯表以自副唐德宗惡而斥之自以身在遠久  
抑不得申采古忠賢罹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  
悟爲辨謫錄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  
改夔州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  
人上雅惡朋比傾陷者覽其書善之謂學士沈傳  
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然編錄未盡可廣其書

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起周訖隋增為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略噫次可謂苦心矣而時君有怒有喜豈非自己命中利鈍而亦可觀時矣

取幽州

宋太祖欲北伐取幽燕謀于趙普以曹翰為將即以翰守之普皆不敢駁惟曰翰死就可代之太祖默然則明明是翰不可取不可守燕亦未可取未可守故設此窮其辭趙普得諫法宋祖悟意表奇

奇

南使折虜

孔道輔使契丹優人以宣聖為戲公正色對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高今優孟侮慢先聖而不禁北朝之過也虜君臣默然此對似矣而猶未盡當日宣聖並乾坤配日月本朝尊崇凡皇帝幸學四拜致禮九夷百蠻無不知無不敬而其使臣則其裔孫也北朝獨不聞乎何禮文之有則虜之慚悔又不止默默而已

宗欽宗劄



完顏方彊宋欽宗所與李忠定劉忠宣劄子不下  
數百十大約云賊銳不可與爭鋒宜逼逐出境此  
譬如芻豢子弟偶門上遇一兇人畏而惡之只謂  
家人曰打他不過趕他出去既打不過尚可趕耶  
哀哉哀哉望並詳載其本時會崇八皇帝幸  
不學虬髯也氣概壯烈此情妙矣而後未  
趙永忠秦州人本姓胡名清少慕班超爲人因遊  
岷州遇積石國大酋魯黎結羶與相交善後至交  
州結羶移書永忠告以其國久失王子莫知存亡

可僞爲王子歸國永忠乃西行結羶迎之國相撒  
斯金龐斯等咸納款焉永忠居王位六月致書青  
唐守仲威求歸宋或阻之曰爲虬髯不亦美乎笑  
曰虬髯一海曾耳不足學也狀上宣撫童貫貫遣  
威至境上待之永忠率將相偕至河州貫掩其功  
以爲拒戰不敵而降授忠州刺史團練使賜姓名  
趙永忠貫慮其言于朝誣以事謫監韶州酒稅建  
炎南渡廣東盜起宣尉司檄諸郡各出師討賊部  
守命永忠督兵大破雄連諸寇擒其酋復解南雄

圍遣三子分兵破循梅潮諸寇紹興二年被召至  
臨安未及朝見卒初永忠聞徽宗結女直圖遼謂  
韶守曰朝廷此舉非善計也後其言竟驗人服其

識胡清一本  
作胡澄

宋用李綱示出率謀卧計至固是實說  
弇州謂宋用李綱未必能滅金還三聖固是實說  
然用李則國勢必彊可戰可守僭逆偽命之法行  
則人心知儆咸思自奮敵國即未必滅亦必懼而  
連和還轅復三京地自在掌握間嗟嗟畏濡欺弱

人情皆然而況禽獸夷狄乎

無宋淵聖之酷

宋紹興中與金人議和時淵聖在虜中尚無恙也  
自後太后回鑿而淵聖竟不返初疑金人欲留以  
為質宋雖有請彼或靳而未許閱朱子語類窺見  
其間一二乃知淵聖之歿于虜蓋有深故也先是  
兀朮下江南屢失利而張通古之來朝之忠計者  
憤不肯和宋勢益稍振矣是時劉豫既廢金遂欲  
立川聖于南京以中分宋勢賴和定而止既太后

南旋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與九哥與丞相等言幸  
早歸我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  
之且與誓而別及歸知朝議大不然遂不復語自  
明受太子殂高宗竟乏嗣金人又欲立淵聖之子  
以變動江南耳目岳武穆嘗具劄言之故終淵聖  
在虜宋遣巫伋一迎之後不復終請者慮其後謀  
復起至不可區處也後逆亮謀掃國南下目中已  
無宋矣而淵聖在彼終以前議致疑慮生他變故  
先戕之此殆南北一大機事也作史者都不能舉  
其槩淵聖阨于虜又阨于弟兄自覆載來帝王之  
酷無有過者

大劫運

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會逢大劫運三主皆聰明  
人亦預知其垂切儆于心凡梁之捨身唐之壓勝  
宋之暗禱無所不至然皆外勤兵而內忘武備畢  
人竟及禍雖然大劫難逃內備雖飭又必發之意外  
今人但成敗論人耳何如古今際戰策一觀以  
南宋末造蒙古兵勢漫天漫地蓋來又加以謀勇

如何禦得他金虜悉力支撐終歸淨盡殘宋亦儘  
努睜到此真無可奈何此古今剝運第一所以

太祖之功爲大  
宋亡好箇姜才張世傑張本降人姜被虜復歸卽  
配巡遠何愧  
讀宋亡歎節歎難之人上自大臣下至戍卒真是  
流涕皇天殊欠慈憐

錢俶

錢忠懿王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宋太

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剛一甲子復與父  
元瓘卒日同人皆異之杭州有保俶塔因俶入朝  
恐其被畱作此以保之稱名者尊天子也今誤爲  
保叔不知者有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

歐陽永叔以妓故銜錢惟演厚誣其祖元佐以下  
重斂虐民或引錢氏納土後王方贄均雜稅減三  
斛爲一斛之說實之謂爲不誣是則然矣然吳越  
之民追思錢氏百年如新錢之子孫卽失真王其  
福澤綿遠子孫代興至滿江南何哉宋雖減爲一

時而衙前各役之費多至破家錢雖三斛而一切  
 差役俱免又錢立國置營田數千人于松江闢土  
 而耕其奇器精縑皆製于官以充朝貢民老死無  
 他纏累且完國歸朝不殺一人則其功德大矣而  
 永叔無一字之及何耶  
 生他郡

宋諸大臣多生他郡亦多徙他郡韓魏公生於泉  
 州歐公生於綿州司馬公生於光州二程生於黃  
 陂李綱生於華亭朱文公生於龍溪王冀公生於

武昌王荆公生於臨江豈衙署風氣厚多毓賢人

耶張齊賢由曹州徙洛陽楊億由浦城徙潁川韓

億由真定徙雍丘杜衍由會稽徙睢陽范純仁由

蘇州徙許州文彥博由汾徙洛呂公著由壽徙洛

歐公由吉州徙潁州二蘇由眉州徙潁及陽羨司

馬公由夏縣徙洛陽王文正公由大名徙開封周

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節由范陽徙洛陽朱韋

齋由新安徙建安離鄉井去墳墓於禮合邪否邪

或謂宋都汴諸公之徙亦近聖之意邪以上二項

不能悉數入我明徙兩京及鳳陽者以間右徙雲南者以罪謫隸錦衣太醫欽天者以官籍餘大臣則李文正楊文襄而下甚多至程襄毅由河間徙歙則又歸原籍也

辟幕客

范文正公言幕府客須可爲我師者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其論甚偉然要看自家力量如何

簡肅心事

曹利用力擠魯簡肅幸真宗察知得寢後曹驟得

罪簡肅方病聞之歎曰利用何罪但偏彊不識好惡耳欲救之報已押出國門驚急脈絕而卒此等心事又在文彥博救唐介之上

王蘇

考亭謂大蘇早用卽是王安石此未必然大蘇係老王癡大蘇俊老王笨大蘇可以機拙老王難以理奪考亭因程伊川惱蘇氏因張敬夫護張浚大賢亦有未化處

程子若能容大蘇便是孔子對面服得大蘇便是

西方至人容大滿髮女其千博西洲野大益野長  
資亦上疏仰藥

宋仁宗國本未立諸公爭之不能得有監察御史  
裏行陳洙發憤上疏且云陛下以臣懷異日之圖  
莫若殺臣之身用臣之言疏上仰藥歿仁宗愍之  
賜錢百萬以葬元祐初司馬光以爲言官其子洙  
字思道建陽人慶曆二年進士爲烏程令有聲

刺客同異  
軍中刺客引領待刎之事本出韓魏公考亭作墓

訛歸之張浚此必本于南軒行狀豈真有是事耶  
然在魏公一以爲駐延安軍中一以爲鎮相州宣  
聖廟齋宿記事者信筆而寫往往如此

蘇雲卿評張浚云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然浚  
所短畢竟短于君子一箇岳武穆在面前纔交數  
語語又磊落便艷然赴他還山去又殺了有文有  
武的曲大所長安在至以邵宏淵副李顯忠益憤  
憤矣

浚開府視師諸將有以北討之議聞者事下督府

將從之李椿爲叅謀官亟奏記曰復仇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議不出于督府而出于諸將已爲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雖得其地不能守也書未入而師已行又言大將勇而無謀願授成算俾進退可觀毋損威重不聽果大敗下符離浚之輕率寡謀如此宋安得不弱若李公者籌略精明真將相之選如時之不用何

石大門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隆興初進士任天台尉遷臨安府教授與朱晦菴爲友丞相史浩薦其學行改樞密院編修上書論朝政言甚剴切其曰朝廷辟如萬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剗開便門不知便門之私乃復滋甚一時以爲名言因目之曰石大門除知武康軍晚益嗜學不

衰云

辭集樂



鄒浩爲揚州教授呂申公守揚命浩爲宴集樂浩  
辭焉公語浩曰他日爲翰林學士何如浩曰爲翰  
林學士則可爲祭酒司業則不可公被召臨別謂  
浩曰教授器識不凡當自愛至上前首薦之

坤爲金

姚祐者元符初爲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  
爲金坤亦爲金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釜  
脫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  
臆說諸生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遂升堂

自剖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教官全城

宣和間睦寇猖獗所至同惡響應州連陷且五六  
建甌而下將至永嘉守貳欲棄城走教授劉士英  
湖州人憤激于衷曰吾徒誦詩書講逆順而俛首  
帖耳以事賊乎館下生石礪慷慨佐之畫守禦策  
行保伍法出奇計數挫賊鋒于時海內習安郡無  
武備而忠驅義感獨恃人心爲守保全城以還天  
子越五十六日王師至賊始驚遯上功劉通守太

漢書 卷十四  
原會金虜犯城歿於力戰卒全其節石辭祿不居  
以布衣終

學正抗敵

宋末國子學正周泰臨安人元兵至糾衆抗之不  
克而志益奮名其子曰思岳思李思文謂武穆忠  
節信國也後徙無錫五世孫曰廣濟號月窟子敷  
號煦菴工醫嘗曰病不能歿生藥不能生歿皆以  
壽考終孫卽禮書文恪公子義曾孫炳謨今官官  
僚皆學正公之報也

五日受川

孫偉字奇甫學於劉侍制孫初爲靜州幕官侍制  
謫夷陵自靜請見曰某生長南方未見北方賢士  
大夫聞先生學於司馬公此賢士大夫之冠所以  
求見不敢說從學但求聽說話數日足矣劉許因  
共飯五日與之語旣五日孫以所聞盡錄爲一冊  
請曰所聞如此恐錄記有所不審更住半日先生  
爲看過乃辭歸孫生平所受用只此五日所聞噫  
古人好學之篤與實踐精專如此

古入救善類

莫汲湖州人自號月河紹興間爲國子監生秦檜惡其救拔善類謫化州士之秀者多從學焉

宋時以京尹之學爲國學臨安三學

宋時以京尹之學爲國學臨安三學之橫乃與人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爲論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招權納賂豪奪庇奸動搖國法作爲無名之謗扣閹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雖京尹不敢過問一時

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極力與之爲敵于是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撥膳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不敢發一語及似道要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者

大盜藉口

殷文珪池州人乾寧中進士朱全忠特表薦之又  
珪惡其姦逃去全忠大怒追捕不及每言窮措大  
率皆負心白馬之禍亦引爲證古言待小人不惡  
而嚴匪直道理如此亦以免禍息亂況大盜握重  
兵而可輕犯全忠非文珪白馬之沉自不肯免要  
之藉口有由來矣

鄉官多口

澧州同知甘玉聲陽朔人也弘治間條奏獠獍積  
歲劫殺之慘兵部是其言請於上令撫按相宜

勦撫首惡聞之猖獗愈甚數掠玉聲家至取其人  
殺之必欲赤族而後已爲縣令者又揚言甘鄉宦  
云云欲盡誅汝輩恐嚇取厚賂以爲解嗟乎玉聲  
爲地方計未必有益而家先受禍爲縣官者又因  
而取利余近日均田之事酷與相類蓋惟口之禍  
如此吁今戒之晚矣

均田

命坐磨蝎無事得謗余不幸坐此官生平所被猜  
疑譏訕無影無形橫加者都出意外自知自忍自

漢書小記 卷十四  
憐亦自笑今都忘之矣惟均田實自作之孽豈得  
盡歸咎磨蝎然此議發之已久余有所感揭之無  
按誤採發下時編審已定衆當憤結時鬧然並起  
適按臺馬起莘從聘自嘉興將至衆往迎大刻均  
田便民四字粘于道傍處處皆遍因隨按臺舟自  
平望至郡城一百二十里布滿極目不見首尾愈  
近愈多號呼投水者徃徃而是旣至登輿衆擁枳  
不得行擒數人旋釋之抵署問狀兩縣主又失辭  
按臺怒却立曰民情如此三日不靖于汝乎取之

於是大議泮宮擠排幾至墮橋權在百姓不在縣  
主矣縣主亦怒據均字以一切法齊之而各大族  
之子弟互糾集直犯府主加惡聲府主震怒多潛  
遁去有二生獷甚自以名實之以示無懼遂逮捕  
不可解而初發時率其僕從可千人抵潯焚余居  
未至三里或云小民聚且格鬪乃返余妻子皆懵  
不知又分布郡城各門欲執余余亦懵不知而守  
道謝某至欲請兵虞變好言惻諸子弟曰可速問  
之朱平溼凡洵洵者旬日乃小止旣議上矣撫按

會題戶部駁下按臺怒勒所司毋動且行十年是時許敬菴師亦深爲余危之余曰事已然無可柰何第後有言入師耳者幸以理裁惟丁長孺公深主其說且屢爲解于許師儻亦所謂推波助瀾者非耶

初一冊爲辛丑年第二冊爲辛亥年合郡公議已定余懲往事不發一語且法原非一人所得主亦未有久而不變者我亦何成心之有最後縣主曾蘭若紹芳來問只駁宦戶貼銀一款應之曾不知

何故臨期仍主均田恨乃益深第三冊縣主曾有菴國禎暇時偶譚及余曰罪魁也何敢言惟我父母改成將內召矣再做一篇好文字終之造福在此不朽功業亦在此有菴默然遂精心求之以均之一字爲主順人情從中略爲參酌不一月竣事上下帖然未知余之罪得小解否痛減思痛毛髮尚自凜凜恐老死無能自明乃略叙始末及均田初議與贈有菴文字存于篇末總之所謂罪案云爾

揭帖

揭爲均田定役以救民命事東南財賦之鄉而杭嘉湖在浙尤重嘉靖以前編審均徭如庫子民皂門厨之類悉僉鄉民應役朝克夕破重以倭警官吏侵漁公私俱盡於是龐御史尚鵬首行條鞭法計直徵銀而民力大紓載在名宦尸祝至今可徵也又議革去糧長以里長收糧彼此互管貧富通融十年一審大約中人之家應役有期力均時暇不至破家破亦有救當道可謂苦心地方亦云大

幸矣然而法久弊生聖賢不免遲至今日道以人弘豈偶然哉請先言弊又先言一縣目擊之弊禎烏程人也辛未之審切不及詳然創法未久當無甚害辛巳則羅知縣用敬在事是時豪貴把持首進在圖還圖在甲還甲之說羅亦利仍舊貫苟且了事民雖憤鬱懼于威刑愛惜身命且力未甚窮只得隱忍遞至辛卯袁知縣光宇以至今辛丑祖述其說而民遂大困不可支矣興衰各異偏重不均有一甲全然無田者有一半畝產而克至數分

者有戶絕丁存妄報分數而親族代當者一僉解  
戶必至逃亡係籍則百劫不免漏落則安坐自如  
凡勢家之佃戶叢僕疎屬遠親與其蔓延之種田  
產悉據膏腴畝數不啻萬倍影射那移飛詭變幻  
三十年來無一手一足應公家之役無一錢一粒  
克應役之勞今番適當鼎新之會在上者皆大賢  
大良顛望絕命復蘇朽骨再肉而牢不可破殆有  
甚焉不曰脫漏何妨則曰斷然不動開口與杖爭  
辨授枷惟圖正積賄如山賣免買免報德報讐公

然無忌而一種奸猾又從中把持或子女或田產  
器具乘機脅奪此誰之責誰之過哉亦試度五十  
年來能保閭里間圖圖甲甲盡如其舊哉當此勢  
窮理極之時大奮便民除害之斷力主均田爲民  
造命參酌優免以重儒紳均派餘田以恤編戶直  
下憲牌責以如式弗以批發了事弗以異議動搖  
弗以已成憚改則恩波與江海同深愛戴共軋坤  
無極豈不婉美麗公且超而上哉除後項條款外  
爲革弊均田以救民命事應否會稿通行理合具



揭須至揭帖者  
再照編審之弊不能盡言病根積於在圖還圖在  
甲還甲兩言重以漏丁不查報頂不允而民之生  
理盡矣夫甲止數人若係貧難別無援救貧者日  
貧辟如索酒一盞之中索肴一碗之內斷不終日  
其偏一也勢家大族實繁有徒團作一處罔上害  
人富者日富殊無饜足甚至把持官府搖惑視聽  
正論難伸伸亦旋遏其偏二也有一二已故大宦

從公存恤未爲不可而羣小用事形影欺瞞主或  
加充僕盡幸免卽背畔驅逐之輩尚爾坐擁高貲  
公然不動泰如王侯睥睨自若不知何緣概蒙顯  
庇其偏三也等則不均威脅愈甚凡貧難下戶止  
有逃移自盡一路決不能控陳告訴落水病兒一  
直到底下旣無日無天上亦不聞不見久成者卒  
難遽改後來者無可奈何其偏四也逃絕旣多勢  
必累及親隣展轉扳扯展轉躲避以一害十以十  
害百以百害千其偏五也凡此五偏猶其大略至

於瑣屑罄竹難書故處今之勞別無善策惟均田一節直截簡易若曰便於民不便于官則一縣極富極多田之家不過數人就中分派大段既定彼亦無辭儘有子弟奴僕寄莊取羨非士大夫本心而士大夫於優免之內尚未足數者比比可屈指數也今長興金知縣業行此法彼中士夫素稱強直然已帖帖親認郡中頌金長興者萬口如一豈可行于長興而不可行於各縣哉若各縣不行無論失此機會十年內民無子遺而長興士夫且將

援以爲辭異日又將變而歸之民矣可不慮哉可不懼哉千載一時宜汲汲爲之所矣惟仁人君子裁之察之遇其人而不得行則地方氣運正厄小民命脉當斬非人之所能爲也

客問

或問于朱子曰均田之說當路斷然行之而子從旁多口當路其大將也子亦幕下一衝鋒勁卒也戰雖乍勝敵亦甚彊又添生兵焉與其種百萬大將不日引旗鼓去而子以隻身乘障竊爲子危之

朱子曰其然其不然得失者事也公私者理也緩急者勢也成敗者天也天不能違勢而可以權奪理不能離事而可以衡平目前則我急何者當路乘山嶽之重誰敢異議朱生要不足當斧鑕內無期功彊近之援以窮人犯衆怒如踏虎尾如履春冰殺機已見烏得不懼雖然懼亦無益君子道其常不以人之洵洵也而易其節乃若日後則在事者亦急何者余卽甚口然不過一時憤激條陳千百人之一耳能奪撫按若郡邑權耶能驅使小民

耶有意穿陷大家使之受役且坐罪耶天日皎然人心不死此七尺者一任判斷惟是田均而役法無定異口必有伏害必有更張是在事者能始不能終得其名而遺其實所謂大人作用猶有未盡也人情難與慮始賢者固自不凡諸家之紛紛常然無足恠以操縱之權治不逞以永久之利定新規以公平之體挽偏重大家安之以爲當然小民忘之以爲何有一種佞憤之夫亦自慙且悔曰上人良法美意如此惜平不勝躁而以子弟爲俘以

奴僕爲殉則湯武仁義之師也夫所謂大將者剿  
撫兩用胡越一家候通萬里民無犬吠之驚乃始  
稱賢豈其以一戰奏凱而弃其精卒以與敵而不  
顧乎必不然矣客笑曰子禍不遠旣任膽安枕無  
多譚

後議均役均而大小並安公  
私俱妥陳筠塘太守之力居多

條議自序

守拙者必愛閒國禎請急歸家慈親定省外三時  
禮拜魚鳥爲羣閒之一字自分半生受用高可以  
望激士下亦不失散人已矣無端爲管城子所役

草均田一節言之再言目擊親嘗殊多感慨徧衷  
信口頗似譏彈當道採而行之一時大閱謂割刃  
沉宗猶未足盡朱氏之臯也初只暇筆端自遣實  
不意遂見施行又不意萬衆從而鼓踴役徧豪人  
累纏巨室揆之情理委自不堪總之造物妬閒故  
以不相干之事擾之非直德薄命薄自驅陷穽已  
也縱免者如江湖之魚悠然以逝束入者如山中  
之獸卽是麒麟亦難安頓客有云云以告者笑而  
不答歸之有命旣先慈見背困卧無事一日曝書

偶見彼時底稿讀之且愠且激憶敬菴許師謂禎  
學問不足樂之初水部論亦如之良師良友政自  
難得若早奉教何至猖狂然而功罪所由終不可  
泯謹將原揭不改一字存之梓工以俟大人君子  
要見狂詩止亦如斯事辭別無波及憤同當轍情  
異含沙望在改絃心非扞罔苟有益于細民當無  
辭于大修本末旣已詳明罪案可以公判至於家  
居梗概衆論是馮天地鬼神黑白難變若夫多口  
殺身則古人云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

拙竟難全嗟何及矣

駁宦戶貼銀一欸

貼銀在小民對支其力相抗或可入手若以士夫  
論頑癡人也只從自身上體帖最急官銀蒙縣主  
持帖來催亦遜謝待明日矣束脩最要緊無所恡  
然遇節令或散館數日皺眉矣猶曰囊之缺也其  
以書帕至者每兩賞五分已至微細有不九折八  
折者乎折矣有不用新傾水絲者乎此雖世套亦  
人情之常若以貼役持券而至必孔夫子陶朱公

合爲一人又當暇間喜懼持自可立地發出三者  
少一吾知其必不可得也再從身上體忤門戶非  
高深也僕從非簇擁也然其人有敢突然至前者  
乎至矣家人有不索謝者乎拒而有不怒肯再通  
者乎通矣良朋勝賞雅歌投壺有暇料理及此乎  
若夫湛思績文或愁冗疾病與留得一錢之時有  
不告之且去者乎去而復來來而復如故又去又  
來其人或怨嗟或無狀有肯容而怨且與之如數  
者乎委之家督督有賢于其主者乎進之必曰官

之官散之官可盡法手脚愈多弊不滋甚乎法  
當稽其所弊有名無實斷然不可天日在上我輩  
官法難加民隱難達妻子奴僕皆塗掩耳目之人  
圖史文章亦雕喪心術之具無可自致只是出力  
當差貢 天子臣職也替小民鄉誼也消菴積德  
大利也習事練手遠謀也故貼銀之說諸公謀之  
當道主之禎決不敢聞命在宦言宦狂瞽之見止  
此別有高論請問之高品高官者其可

曾有菴贈文

公之蒞我邑也大要嚴不濕寬不隨流明足懸  
斷而敏又足以赴機雅潔性成尤能彊記過目入  
耳終身不忘歷政餘四年正直編審此我郡先二  
十年變法余實建議均田至今爲口實供刀俎者  
衆方觀望公精心處之念此字安得有弊或者弊  
自議生謂領議之人得陰陽上下其閒也停之審  
則立惟必衆所允服始爲責成妙在嚴任而出之  
速又或者弊自隔生謂上下隔絕情不得通也令  
凡議有未盡者再三往復必愜當而後止寧戚母

增寧豁母署絕不震以威施以敲朴妙在用和而  
出之遲又或者弊自左右生謂供役諸人得窺伺  
行其術也就一二質實畏法者諭以至誠密爲體  
察其人感激効用等爲身謀視如家事互相告誡  
密佐聰明妙在慎擇而守之確於是高卑遠近輕  
重之際各叶于則單赤者盡除負重者減等縉紳  
優而不漏闐闐摘而不驚萬衆懽然四境謐若均  
之一字始爲曲盡克臻大成此皆他人心思所不  
及精神所不到然亦惟公能握機中的有歸

于神明嘿成之中而余初  
非或者因之少解  
夫今之賢令尹不過五年見德編審則垂之十年  
果其盡美又可引之數十年公承前草創啟後規  
模此之功德垂之永永當日龔黃卓魯未知何如  
乃以真心任事淪浹恩施要亦若斯止矣余沉沉  
宇下樂觀厥成以極蹇極艱之夫世皆欲殺公撫  
之有加而余最與細民相習所見出入耕作無不  
舉手加額願公此去居要路爲大官者不知何脩  
得此蓋亦至和之旁礴天籟之自鳴也余久閣筆

無意當世之得失第良心尚在言其所明其于  
行之文藻茂如也

先兆

余旣坐均田得罪後徐檢吾以撫臺一行于蘇松  
衆大闕謂崇發自吳興徐玄仗以鄉紳一議于嘉  
禾與賀伯闇相駁甚苦今不知何如大約彷彿均  
之一字爲主而賢有司臨期叅酌故得相安近來  
田價日增不知時和年豐旣庶且富使然抑田役  
均平民不甚苦樂趨爲  
也記得先慈嘗言



戊午歲朝夢太守至家

補

而余生而余甲申

館于滙沮潘氏一夕三夢甚清初爲烏程知縣夢  
中深思鄉黨如何相處比覺以爲雜亂無當少選  
合眼陞湖州太守再合眼陞浙江布政起來失笑  
由今思之皆田土戶籍官也一生作業神先兆之  
想數有不可逃者亦何用懟且悔也

湧幢小品卷之十四

終

